

# 基于秦汉时期简牍中“孝文化”的现代价值探讨 新时期孝文化的教育措施

宋志芳，符晓

湖北工程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DOI:10.61369/ECE.2026010034

**摘 要：** 在出土的秦汉简牍中，孝文化以最原始的生活图景呈现——居延汉简记载的送药侍疾，张家山汉简规定的月奉米粟，这些文字不仅是法律条文，更是古人孝道的生动实践。当现代家庭面临空巢老年与代际疏离的困境，这些沉睡千年的简牍记录突然焕发新机：它们揭示的孝道不仅是服从，更是基于情感互动的家庭伦理；赡养不仅是义务，更是包含精神关怀的完整体系。基于此，本文从简牍文献出发，试图解开那些被时间模糊的孝道密码，在法治社会与平等对话的现代语境中，重新构建孝文化的教育路径——让简牍中的孝行不再只是历史标本，而是成为化解当代家庭矛盾、培育代际温情的活态资源。

**关 键 词：** 秦汉时期；简牍；“孝文化”；现代价值；新时期

## A Study on the Modern Value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in Bamboo Slips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Educational Measures for Filial Piety Culture in the New Era

Song Zhifang, Fu Xiao

Hu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ogan, Hubei 432000

**Abstract：** Among the unearthed bamboo slips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filial piety culture is presented in the most primitive life scenes: medical care and attendance recorded in the Juyan Han Bamboo Slips, and the monthly rice stipends regulated in the Zhangjiashan Han Bamboo Slips. These characters are not only legal provisions but also vivid practices of ancient filial piety. As modern families are faced with the dilemmas of empty-nest elderly and intergenerational alienation, these thousand-year-old bamboo slip records suddenly glow with new vitality: the filial piety they reveal is not merely obedience, but family ethics based on emotional interaction; support is not only an obligation, but a complete system including spiritual care. Based on these, starting from bamboo slip document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nlock the codes of filial piety blurred by time, and reconstruct the educational path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in the modern context of a society ruled by law and equal dialogue — so that the filial acts in bamboo slips will no longer be just historical specimens, but living resources for resolving contemporary family conflicts and cultivating intergenerational warmth.

**Keywords：** Qin and Han Dynasties; bamboo slips; "Filial Piety Culture"; modern value; new era

### 引言

在当前社会化的趋势下，孝文化正因被人们漠视而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境遇，人人都知道孝，但却没有真正的重视孝，更没有让孝文化成为人们的行为导向。到目前为止，对于孝文化，人们仍存在着许多曲解和误传，认为孝就是养亲、就是顺从，因而忽视了对孝文化核心内涵的深入了解。因此，创建敬老爱老之风，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传承孝文化之精髓，让老年人都能够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为，才能进一步推进个人道德伦理修养的提升、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繁荣。

### 一、秦汉时期简牍中“孝文化”思想形成的因素

#### （一）历史渊源

秦汉时期简牍中孝文化的形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社会基

础。在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度下，简牍记载的日常家书与律令文书均体现着事亲敬老的核心观念，如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木牍中士兵问候母恙的记载，反映出孝道已渗透至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这种文化传承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

体系要求晚辈通过物质奉养、经验传承来维系家族稳定，而简牍中记载的赡养父母、继承家业等内容，正是这种家族伦理的物质化呈现。农业生产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孝道的实践性，简牍中常见的田亩分配、家产继承等记录，表明孝文化在土地传承和资源管理中发挥着实际作用。这些历史渊源共同构成了简牍孝文化的底层逻辑，使其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精神支柱<sup>[1]</sup>。

## （二）经济因素

经济根基主要体现在小农经济对家庭伦理的塑造作用上。简牍记载的田宅买卖、债务契约等文书显示，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元，其存续直接依赖代际协作——长辈掌握土地分配权，晚辈提供劳力，这种经济分工强化了简牍中事亲尽孝的记载。云梦睡虎地秦简《田律》规定授田需以户为单位，政策设计迫使家庭成员形成经济共同体，简牍中常见的同居共财描述，正是这种经济现实的文字投射<sup>[2]</sup>。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得简牍中的养老送终不再仅是道德要求，而是维系家庭经济存续的必要条件，这种利益纽带客观上强化了孝道实践的物质基础。

# 二、秦汉时期简牍中“孝文化”的现代价值

## （一）孝文化可以促进现代社会与家庭的和谐发展

简牍记载的侍疾奉养、代际互助等实践，为解决现代家庭矛盾提供了历史参照。当代社会常见的代际冲突、养老纠纷等问题，在《居延汉简》中早有预防性解决方案——通过定期家书沟通、明确赡养责任等方式维系亲情。简牍中孝悌力田的记载更揭示出孝道与生产生活的深层关联，这种将伦理规范融入日常生活的智慧，对化解现代家庭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具有借鉴意义。在社区治理层面，汉代三老制度通过监督孝行维护基层稳定的经验，可转化为现代社区调解机制的文化资源。简牍中常见的不孝入罪与孝行奖励并存的法制设计，启发现代社会在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时，可强化道德引导与法律约束的协同效应。通过创造性转化简牍孝文化中家庭－社会－国家的治理逻辑，可为构建新型代际关系提供历史智慧<sup>[3]</sup>。

## （二）孝文化可以实现对社会主义新孝道的弘扬

秦汉简牍中的孝道精神对构建社会主义新孝道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简牍记载的孝悌力田者制度，展现了传统孝道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智慧，这种将家庭伦理与社会责任相融合的模式，为当代新孝道建设提供了历史参照。汉代简牍中常见的事亲－事君－立身的递进式教化体系，启发现代可将孝道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的协同机制，实现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简牍中强调的精神赡养理念，如《二年律令》规定的定期探望要求，对当代孝道内涵的拓展具有指导价值，促使新孝道超越物质供养层面，更加注重情感交流与精神关怀。简牍中记载的孝子事迹多体现平等互敬的代际关系，这种超越等级观念的孝道本质，为构建民主和谐的新型家庭关系提供了历史智慧。<sup>[4]</sup>通过挖掘简牍孝文化中家庭－社会－国家的治理逻辑，可为社会主义新孝道的制度设计提供文化支撑，使其既传承尊老敬亲的传统美德，又适应现代社会的平等理念<sup>[5]</sup>。

# 三、基于简牍中“孝文化”的现代价值分析新时期孝文化的教育措施

## （一）利用新兴的数字化媒体创新孝文化传承的时代载体

数字化媒体为孝文化传承提供了创新载体。汉代简牍作为当时的信息媒介，其家书、律令等文书形式启发现代可开发孝文化主题的互动式数字产品，如虚拟现实技术还原简牍中侍疾奉养场景，使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理解孝道内涵。短视频平台可借鉴简牍记载的孝子故事，创作系列微剧，通过生活化叙事展现孝道智慧。在线教育平台可整合简牍文献资源，开设孝文化数字课程，将《居延汉简》中的赡养条款转化为互动案例教学。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传播需避免碎片化解读，应建立系统化的孝文化知识图谱，如同汉代简牍体系化记录孝行，确保文化传承的完整性。社交媒体可设立孝道实践打卡机制，激励用户分享代际互动记录，形成现代版孝悌力田数字社群。这种数字赋能既延续了简牍记载的孝道传播传统，又适应了现代信息接收习惯<sup>[6]</sup>。

## （二）基于新时代对孝文化理念的要求开展孝文化的教育工作

新时代孝文化教育需在传承简牍精髓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汉代简牍中精神赡养与物质供养并重的理念，要求现代教育超越传统单向度说教，构建平等对话的代际关系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可借鉴简牍记载的孝悌力田者培养经验，将孝道教育与劳动实践、生命教育相融合，使青少年通过参与家务、照料老人等日常活动体悟孝道真谛。教学方法上可转化汉代三老监督机制，采用社区孝行评议、家庭孝道积分等柔性管理方式，强化道德约束力。课程设计应参照简牍中事亲－事君－立人的逻辑链条，建立由家庭伦理到社会责任的渐进式教育体系，同时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权利义务内容纳入教学，实现传统美德与现代法治的有机结合。这种教育创新既保持了简牍孝道文化的精神内核，又融入了平等、法治等现代价值理念。此外，新时代孝文化教育还应注重培养青少年对孝道的自主认知能力。汉代简牍中记载的孝行往往强调发自内心的敬爱，而非机械服从，这启示现代教育要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学校可设计孝道思辨课程，引导学生结合简牍文献中的典型案例，讨论当代孝道的内涵与实践方式。例如，可以通过分析《张家山汉简》中关于孝行的记载，让学生思考物质赡养与精神关怀的平衡问题。这种教学方式既传承了简牍文化中注重孝道自觉性的特点，又培养了青少年的独立思考能力。教育内容应突破传统二十四孝故事的局限，结合简牍中记载的多元孝行范例，展现孝道在不同生活场景中的实践智慧。同时要避免将孝道简单化为顺从教育，而是强调基于相互理解的代际关系构建，这与汉代简牍中孝而能谏的记载精神一脉相承<sup>[7]</sup>。

## （三）利用榜样的力量创新孝文化教育的方式

榜样教育是孝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汉代简牍中记载的孝子事迹，如居延汉简中的侍亲典范，通过官方表彰形成示范效应，这种历史经验启发现代可建立多层次的孝道榜样体系。在社区层面，可借鉴汉代三老制度，定期评选当代孝悌力田者，通过事迹展览、故事宣讲等方式，将简牍中的孝行记录转化为可感知的现

代案例。<sup>[8]</sup>学校教育可开发孝道榜样课程，将简牍文献中的孝子故事与当代孝亲楷模相结合，通过角色扮演、情境模拟等互动教学，使榜样的精神具象化。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简牍特别强调孝行的可操作性，如《二年律令》规定的具体赡养要求，因此现代榜样教育应注重行为引导，制作孝道实践指南，将抽象的孝道精神转化为日常行为规范。新媒体平台可建立孝行榜样数字档案，运用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展示榜样家庭的代际互动，形成线上线下的教育联动。这种榜样教育既延续了简牍记载的孝道传播传统，又通过现代传播手段增强了示范效果。

**（四）构建“家校社”三位一体联动机制拓宽孝文化的教育效果**

家校社联动机制是孝文化教育的重要保障。汉代简牍中记载的孝行监督体系，如三老制度对家庭孝道的考察，启发现代可构建家庭－学校－社区协同育人网络。家庭应传承简牍记载的侍疾奉养传统，通过日常互动培养子女孝心；学校可将简牍中的孝悌力田者培养经验融入课程，组织孝道实践活动；社区可借鉴汉代孝行评议机制，建立孝道文化宣传阵地。这种三位一体模式既延续了简牍孝道教育的系统性，又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教育需求。并且家庭还可以借鉴汉代简牍中记载的家训传统，定期开展孝亲日主题活动，通过共同完成侍奉长辈的家务劳动，让子女在实践中体会简牍所强调的养亲之乐。学校可开发孝道美育实践课程包，将简牍文献中的孝行案例转化为视觉艺术创作素材。例如借鉴《居延汉简》侍疾记载，引导学生用唐三彩釉色或者编织编结

技艺表现病榻侍奉场景。这类非遗手工技艺实践既传承了传统非遗手工艺，又使抽象孝道获得物质载体。社区可设立孝道文化角，展示汉代简牍中的孝行故事与当代孝亲模范的对比展板，组织居民参与孝道主题的邻里互助活动。<sup>[9]</sup>这种联动机制特别注重三个层面的有机衔接：家庭培养孝心情感，学校传授孝道知识，社区提供实践舞台。同时要避免形式化的联动，应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渠道，如定期召开家校社孝道教育联席会议，共同制定教育方案。新媒体平台可搭建孝道教育资源共享库，聚合简牍文献解读、孝亲活动案例等资源，促进三方信息互通。这种立体化的教育网络，既继承了汉代简牍记载的孝道监督智慧，又通过现代组织形式增强了教育合力。

**四、结束语**

从秦汉简牍中发轫的孝文化，历经两千余年沉淀，其精神内核依然闪烁着温暖的人性光辉。这些刻写在竹木上的古老文字，不仅记录了古人晨昏定省的生活细节，更构建起代际情感联结的永恒范式。在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的今天，简牍中侍奉父母的日常规范、孝养双亲的伦理要求，正在为现代家庭提供化解代际隔阂的智慧钥匙。新时代的孝文化教育，应当从这些简牍文献中汲取养分，将简牍记载的孝行规范转化为现代家庭的情感纽带，让传统孝道在当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sup>[10]</sup>。

**参考文献**

[1] 佚名. 出土简牍重现秦汉公文书传达的相关机制 [J].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24(8): 154-154.  
[2] 张亚伟. 秦汉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平贾”制 [J]. 史学月刊, 2023(7): 133-136.  
[3] 王伟光. 秦汉时期对罢黜人口的管理——以新出简牍为中心 [J]. 历史教学（下半月）, 2024(7): 10-18.  
[4] 郭涛. 出土简牍所见秦代地方行政运行的空间结构 [J]. 学术月刊, 2023, 55(4): 170-180.  
[5] 张茜. 苑苑. 简牍为载体的编辑与出版——以秦汉时期为例 [J].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4, 39(05): 12-18.  
[6] 周玲. 非遗文创视域下孝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策略研究 [J]. 湖北工程学院学报, 2025, 45(1): 19-24.  
[7] 胡尹慧. 弥合与重塑：传统孝文化价值的错位，重构与现代转化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3, 7(35): 100-104.  
[8] 杨彦鹏. 说秦汉简牍中的“牝马”[J]. 印刷文化（中英文）, 2023(3): 93-103, 123.  
[9] 付荣. 新时期师范生孝文化教育的价值意蕴及实施途径刍论 [J]. 成才之路, 2023, (32): 53-56.  
[10] 王英瑛, 叶辉. 从敬老护老现象中探讨“孝文化”的历史成因及文化演进研究 [J]. 新楚文化, 2024, (16): 16-18.